

唐 玄宗

鵲鴿頌

鵲鴿頌 俯同魏光乘作
朕之兄弟 唯有五人 比

卷 紙本 行書
縱二四·五 橫八四·九公分
故書〇〇〇五九

本卷紙本，行書，四十四

行（摺界行而書），書《鵲鴿頌》並序。首行題：「鵲鴿頌。俯同魏光乘作」，幅末草書「勅」字，其下御押。卷首、尾及三處接縫鈐有「開元」印。卷後拖尾有宋蔡京、蔡卞、清王文治跋。

頌的序文述及玄宗與兄弟（兄宋王成器，申王成義，弟岐王範，薛王業，隋王隆悌，早夭）感情融洽，兄弟原分封在外為屏藩，為了能經常聚在一起，玄宗將諸王調至京師，聽政之暇，得以共享天倫之愛。秋九月辛酉適有鵲鴿千隻，在麟德殿庭樹棲息十餘日，飛鳴行搖，怡然自得，不懼生人，於是召來左清道率府長史魏光乘，作頌歌之，頌文詞藻優美，含意深遠，玄宗因此俯同（和）其韻，作此頌，藉著鵲鴿「飛則鳴，行則搖」的特性，以比喻兄弟間相互照應，急難相救的天性，並親書此卷

為誌。

關於本卷，明清以來至近代學者對於玄宗書寫的年齡，及本卷為真蹟或雙鉤廓填本的看法不一致。書寫年歲方面，江兆申先生（一九七七）根據《資治通鑑》所載史實及年曆譜，推定為開元七年（七一九）九月初六，時玄宗三十五歲。另有論者定於開元二十年（七三二）之前（徐邦達，一九八七），或開元四年至十二年間（方展里，二〇〇一）。按諸王遙領節度，即序文所說「是以輟牧人而各守京職」，是在開元四年（七一六），不過這一年九月無辛酉，次年九月辛酉為二十五日，從前後文意看，先說「比為方伯，歲一朝見」，繼云「是以輟牧人而各守京職」，似是初發生之事，據此，此卷書於開元五年（七一一）九月二十五日，亦不無可能。

另外是否為雙鉤廓填

本，詹景鳳《東圖玄覽》（一五九一序）記載，「就日光中細閱，乃雙鉤廓填」，不過詹氏所見本有徽宗題字，卷後有宋蔡京、蔡卞及元危素三跋真蹟，與今卷不同。本卷後王文治跋：「此書或有疑為雙鉤者，良由未曾多見唐宋人真蹟，不知古人筆法沉著，墨法豐厚之處。深知書者，詳玩自得。」近代論者對於二說各有贊同者，皆有待進一步對墨蹟及本卷題跋、收傳印記詳細的分析考察。

史書記載玄宗善於八分書及章草書，此卷是傳世僅存的行書墨蹟，結體近於唐初以來盛行的王羲之風格，筆墨更為豐厚，運筆緩重，多銳鋒稜角，與史傳稱其字體豐肥，影響當時宮廷書法的風氣十分符合。

何傳馨

鶴鶴頌俯同魏光乘作
 朕之兄弟唯有五人比
 為方伯歲一朝見雖
 載崇藩屏而有睽談
 笑是以輟牧人而各
 守京職每聽政之
 後延入宮掖申友于
 之志詠常棣之詩豈
 如怡如展天倫之
 愛也秋九月辛酉有
 鶴鶴千數栖集於
 麟德之庭樹竟旬
 焉飛鳴行搖得在
 原之趣昆季相與
 縱目而觀者久之逼
 之不懼翔集自如
 朕以為常鳥之所

朕以為常鳥之所
 志懷左清道率府
 長史魏光乘才確白
 鳳輯壯碧雞以其宏
 達博識為至軒楹
 預觀其事以獻其
 頌夫頌者所以揄揚
 德業褒讚成功願
 消虛昧誠有負矣美
 其棣蔚俯同頌之
 伊我軒宮奇樹青
 葱藹周廬兮冒霜
 停雪以茂以悅恣
 卷舒兮連枝同榮
 吐綠含英曜春初兮
 薄收御節寒露激
 結氣清屋兮桂宮蘭

結氣清屋兮桂宮蘭
 殿唯所息宴栖雍
 渠兮行搖飛鳴急
 雍有情，有餘兮
 願惟德涼風夜競惶
 慙化疎兮上之所教
 下之所效實存予兮
 天倫之性魯衛公政
 親賢居兮爰遊爰
 愛爰笑爰謔心庭
 除兮觀此翔禽以悅
 我心良史書兮

為

法

宋 蘇軾

致夢得祕校尺牘

仿石自愛耳...
今子處更不重封
夢得祕校閣下

一一一〇年
軸 紙本 行草書
縱二八·六 橫四〇·二公分
故書〇〇〇〇一

此帖現裱為立軸形式，外書鈐封橫裱於尺牘上方，詩堂有乾隆御書「見真率」三大字。紹聖四年（一一〇九七），蘇軾罷貶海南。元符三年（一一〇〇）五月詔徙廉州，此帖書於「六月十三日」，時蘇軾正在澄邁，有〈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詩。

帖中「夢得」乃趙夢得，為東坡謫海南時之摯友，夢得曾親自為他奔走中州探望家屬，對落難的蘇軾頗多照顧。然蘇軾路過澄邁時，夢得正好北行，故留下此札，文字中流露出兩人真摯的情誼。

此札風格雄厚質樸，為其



晚年書風代表，一洗早年「刻畫嫵媚之態」。書寫時摻入更多抑揚頓挫的節奏，增加了線條的動勢與質感。此外，筆鋒的隱藏觀念也明顯改變，捨棄早期以筆尖起筆的習慣，代之以藏鋒的圓厚用筆，同時也搭配勁利方折的俐落下筆，加強了線條起始處的力度。至於撇、鉤等容易流於俗媚的側鋒收筆，也都適時加以修正，如「今」、「夢」、「万」、「禱」等字，莫不將力量貫穿至終，寫成類似捺筆的撇畫。「封」、「投」等字的鉤法，更是刻意將使力的動作外顯，直接刺激著觀者的眼睛。點劃之間無不反映出蘇軾積極擺脫「姿媚」書風的努力。

蘇軾除了提出「我書意造本無法」外，「自出新意」與「不踐古人」也都是他強調的書法創作觀。從有法到無法，不單涉及藝術層面，更反映出蘇軾對於人事物的心態。這種人生態度的改變，使得蘇軾能夠脫離傳統書學，發展出獨具個人面貌的書風。

何炎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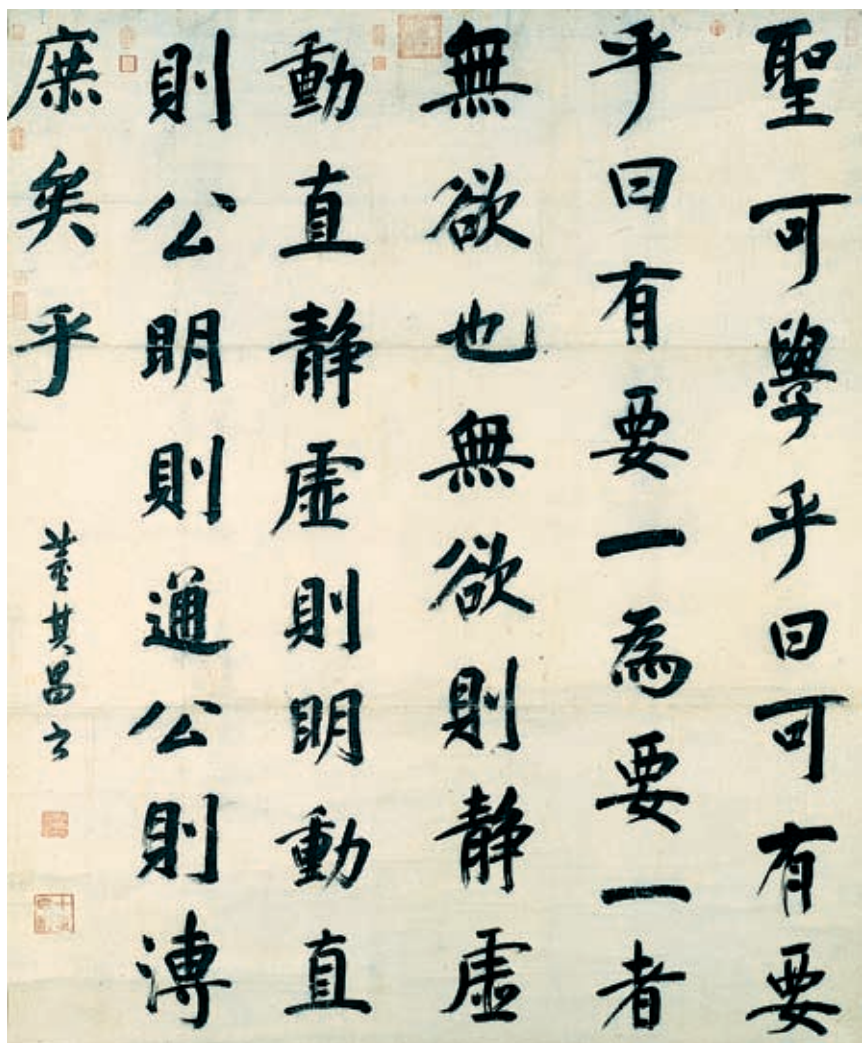
明 董其昌 周子通書

乎曰有要一為要一者
無欲也無欲則靜虛
動直靜虛則明動直

軸 紙本 楷書
縱一八九·四 橫一五四·五公分
故書〇〇四〇

此軸內容抄寫北宋理學家周敦頤《通書》中的內容，為董其昌（一五五—一六三六）少見的大型楷書作品，反映出他除了在中小型書法上的成就非凡外，對於大字

的掌握也是令人讚賞。全作的結體雍容大方，用筆講求圓厚沈著。不同於董書中的中、小楷書寫方式，他在一起收筆處並不特別重視筆鋒的運用，反而多以藏鋒處理，更



董其昌書

增添線條的純淨度與力度。由於簡化的線條缺少細微筆鋒變化的姿媚與趣味，因此在筆劃收筆處都刻意加以經營，最明顯就是豎鉤的寫法，從鉤的有無到出鋒的角度都不盡相同，如「乎」、「可」、「則」等，就分別配上了不同的鉤法，使變化較少的線條得以露出處處生機。雖為大楷書作品，但因字距與行距的拉大，使得畫面相對疏朗，加上用筆的凝練，反而透露出整體上的空靈感，絲毫未因尺寸大而變得沈重。至於墨色的枯潤及濃淡等變化，則完全隨著書寫時的節奏而任其自然，毫無矯揉造作的痕跡。

字體的大小不僅與觀賞的方式有關，在書寫時也存在不同的難題，絕非單純地將小字放大就算完成。要如何將小字的經驗轉換成大大的書寫，其中牽涉到的無非是線條、結構與章法的調配。藉由此軸的藝術表現，不僅能體會到藝術家在創作上的取捨，也反映出董其昌個人的書學成就。

何炎泉

宋 米芾 尺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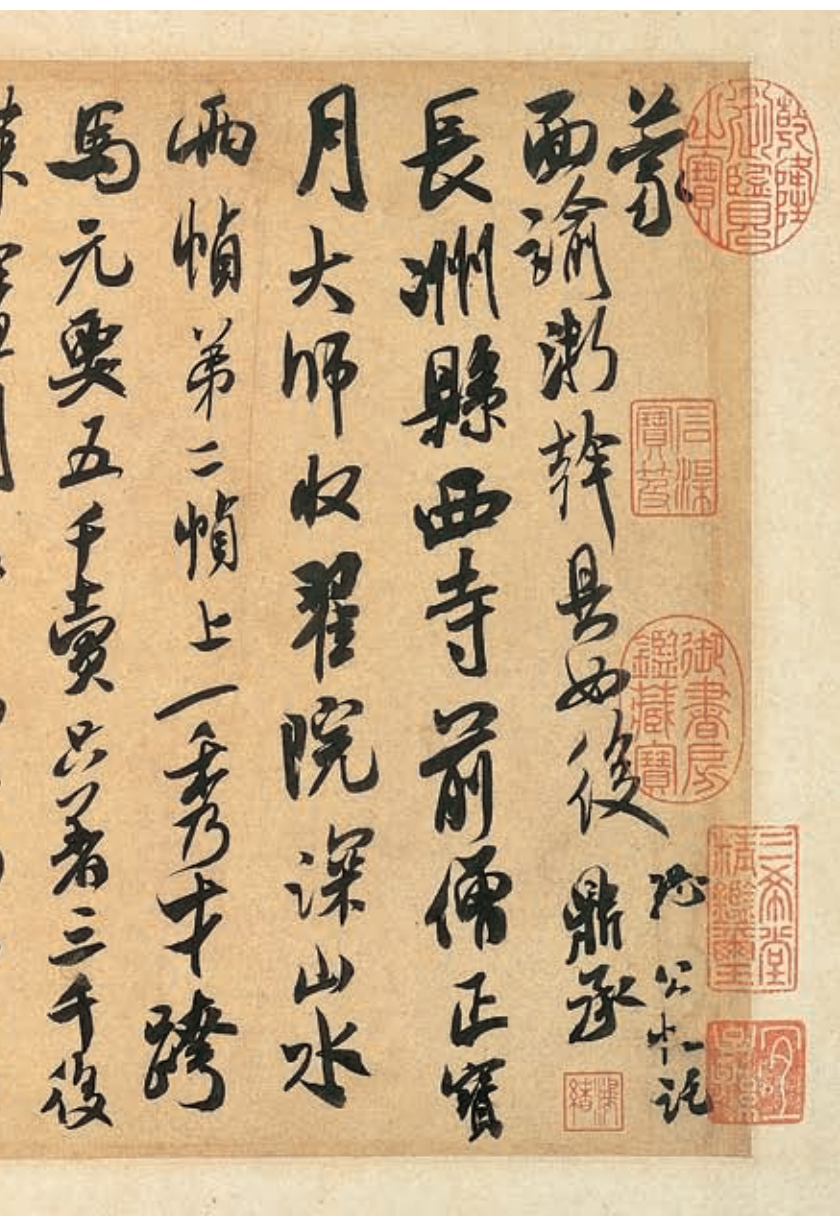
第一幅（面論帖）
卷紙本 行草書
縱二五·五 橫四三·六公分
故書〇〇〇七四

米芾（一〇五二—一一〇八）〈尺牘〉卷包含九件書札，據現代學者考證，此九札分別書於徽宗崇寧元年至五年（一一〇二—一一〇六）。這五年間，米芾經歷五個公職（江淮荆浙等路制置發運

司管勾文字、蔡河撥發、太常博士、權知無為軍及書畫學博士），奔波於江蘇、安徽、汴京途中。兩年後，逝於知淮陽軍（江蘇邳縣）任上，因此這九件書蹟是五十餘歲，最後幾年的珍貴手澤。在書風上，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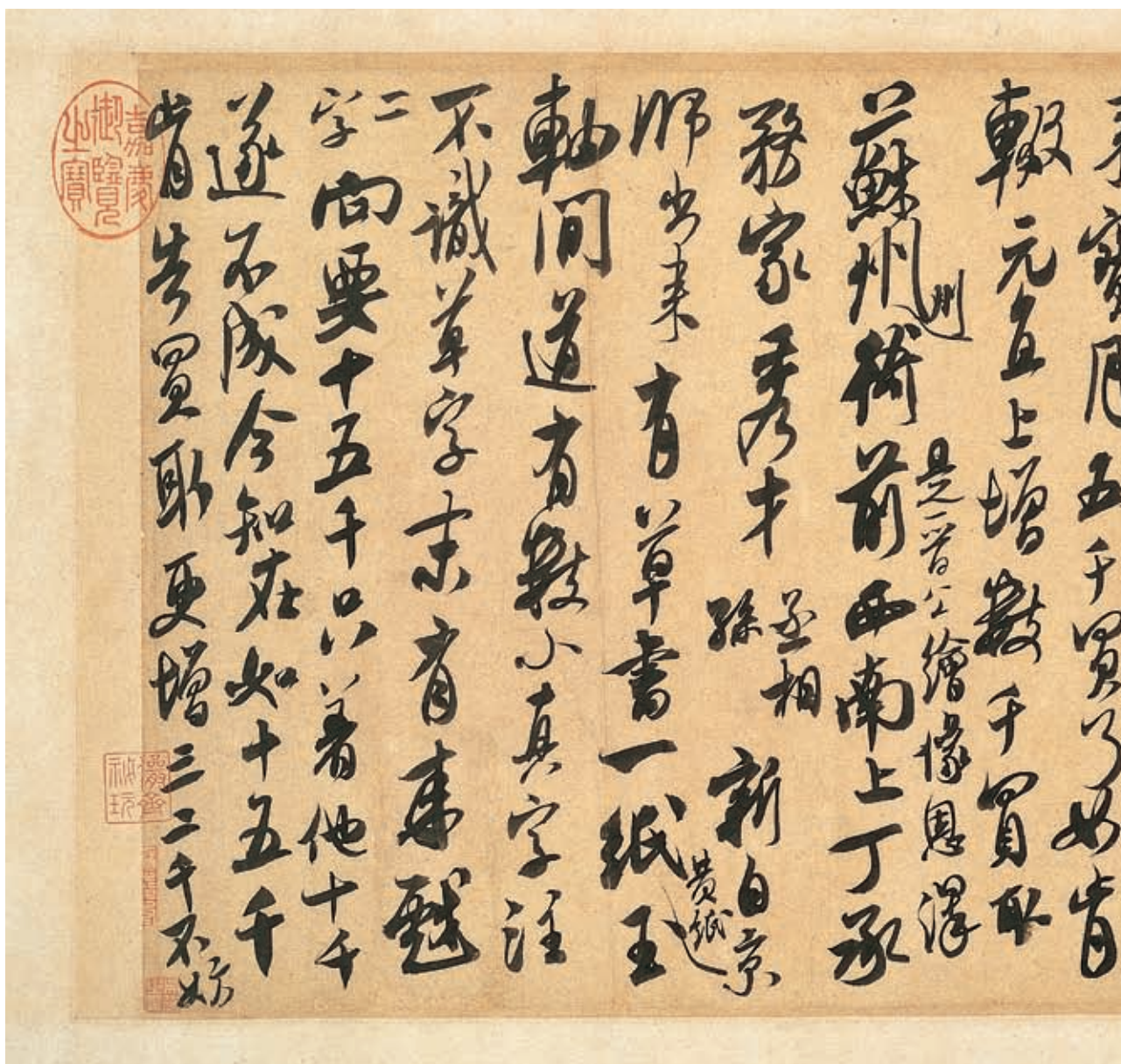
長肥瘦，縱橫如意，展現了後期趨於圓熟自足，平淡而有天趣的風格。至於書札內容，有託人購取心儀已久的書蹟、文房用具、硯石珍玩，或致友人述說心境的詩作，可以說是平生心志所寄的綜合呈現。

第一幅〈面論帖〉沒有受



書人上款，不過內容與第二幅相關，兩札紙的質地、尺寸與書風也大致相同，應是先後致考功郎中陳師錫（伯修，活動於十一世紀後半），商議購藏書畫之事。由陳師錫的官職，可推知約書於崇寧元年（一一〇二）。札中提及寶月大師收一幅翟院深畫及丁景所藏王羲之〈來戲帖〉草書一紙，告以價值，託人買取，其事皆可以在米芾《書史》與《寶章待訪錄》中覆按。（詳見大觀—北宋書畫展圖錄解說）

米芾是北宋後期重要的文人藝術家及鑑賞家。他的出身與前代從科舉進入仕途的



士大夫不同，母親曾服侍英宗后，以此關係恩蔭入京，補為祕書省校書郎。任公職三十七年間，奔波南北各地，每個地方任職時間僅一兩年。徽宗時任書畫學博士也僅一年多。不過因為宦游廣泛，有機會與當權朝臣、地方官宦、皇家宗室、文學家及書畫家交往，藉此拓展他在鑑藏方面的經驗，隨著豐富的見聞，在書法創作上由唐入晉，由縱逸到平淡，他自述學書經歷由顏、柳、歐、褚等，上溯二王，集古而成。蘇軾（一〇三七——一〇四一）評其書：「風樞陣馬，沉著痛快」，黃庭堅（一一〇四——一一〇五）則說：「米元章書如快劍斫陣，強弩射千里，所當穿徹，書家筆勢亦窮於此」，大約都指的是米芾中年以前的特色，此蹟運筆雖有一貫迅捷流利，傾側取勢的特性，卻能將縱肆奔放的筆勢收斂於筆畫內在，加以墨色腴潤豐厚，充份顯示了晚年書法平易自在的境界。

何傳馨

宋 宋高宗 賜岳飛手敕

疏白林忠學
撰霜寒又屋上
飯餅亦未原足
用心記十二金瓶
竟其為 西子小
乾隆御題

付岳飛

卷 紙本 行楷書
縱三六·七 橫六一·五公分
故書〇〇〇〇七六

此卷為南宋高宗趙構

(一一〇七—一一八七)手敕

岳飛(一一〇三—一一四一)

之行楷書跡，共十一行九十九

字，文曰：

卿盛秋之際。提兵按邊。

風霜已寒。征馭良苦。如

是別有事宜。可密奏來。

朝廷以淮西軍叛之後。每

加過慮。長江上流一帶。

緩急之際。全藉卿軍照

管。可更戒飭所留軍馬。

訓練整齊。常若寇至。蕪

陽江州兩處水軍。亦宜

遣發。以防意外。如卿體

國。豈待多言。付岳飛。

押。

內容在宣慰岳飛守邊之辛勞，同時論及邊防事宜。其上並無年款，按內文所言「卿盛秋之際，提兵按邊」可知岳飛接受敕書時尚在軍中。文中提及「淮西軍叛之後」，按淮西兵變一事發生於紹興七年（一一三七）八月之後，岳飛於紹興十一年（一一四一）四月被召回臨安，同年被賜死，於此似可知高宗此一手敕應當寫於紹興七年八月到紹興十一年四月之間。然《宋史·岳飛傳》提及淮西兵變後，岳飛曾上奏要求討伐叛軍鄺瓊，高宗未允，反而下詔要求岳飛「駐師江州為淮、浙援」，手敕中並談及長江一帶的防禦問題，似乎可以看出岳飛與高宗兩人在北伐一事上態度的不同。高宗明顯是以靜制動，一方面給安撫岳飛並給予兵權，一方面卻將岳飛的兵權限制在長江上游一帶，或許這道手敕正是高

卿盛秋之際提兵按邊風
霜已寒征馭良苦如是別
有事宜可密奏來朝廷以
淮西軍叛之後每加過慮

長江上流一帶緩急之際全
藉卿軍照管可更或飭不
留軍馬訓練整齊常美冠
至蕪陽江州兩處水軍上
宜遣發以防意外如卿體
國豈待多言

飛白精忠早賜
旗霜寒又歷上
派師奉素原是
腹心託十二金牌
竟美為 丙子春
乾隆御題



丙

宗拒絕岳飛討伐淮西兵變的要求，因而很有可能是寫於紹興七年。

宋高宗，名構，為宋徽宗趙佶第九子，雅好翰墨，致力於書學甚深，嘗自云：「頃自束髮，即喜攬筆作字，……，凡五十年間，非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捨筆墨」，並被後世譽為南宋書法大家。其書學歷程，據俞松《蘭亭續考》：「思陵本學黃書，後以偽豫遣能黃書者為間，改從右軍」，可知他先學黃庭堅，後因偽齊帝劉豫派擅長黃庭堅書法的人為間諜，基於政治上的考量，才改學王羲之。不單是王羲之，趙構「自魏晉以來至六朝筆法無不臨摹」，故其書風乃能融合各家之妙，自成一格。

此幅行楷書筆法洗鍊流暢，字體結構疏朗，充分展現趙構在臨古上的深厚基礎，以及筆下晉唐經典風格的傳承。就書法言之，此卷是南宋書法的傑出作品；就內容論之，是岳飛抗金著名史事的另一註腳。

侯怡利

元 趙孟頫 書間居賦

間居賦
傲墳素之長圃步先括之高樞
雅考教之云厚猶內愧於寤遠
有道為不仕無道吾不愚何巧

卷紙本 行楷書
縱三八 橫二四八·三公分
故書〇〇〇八〇

間居賦

傲墳素之長圃步先括之高樞
雅考教之云厚猶內愧於寤遠
有道為不仕無道吾不愚何巧
智之不足而拙報之有餘也於
是退而間居于洛之溪身齊遠
人名後下士信京沂伊而郊後市
浮梁踴以徑度靈臺傑其高
峙窺天文之秘奧究人事之終
如其西則有元戎禁營玄幙綠
微溪子之黍異秦同機礮石雷
駭激矢蟲飛以先啓行曜我皇
懿其東則明堂辟雍清穆放陶
琛林榮暎負海迴峴聿追孝以
嚴宗文考以配天極聖教以明

丹白之色石榴蒲桃之珍磊落芳
衍乎其仍梅李郁棗之屬繁榮
深悉之飾華實照爛之所不
能極也菜則葱韭蒜芋青芻
紫薑薑薺甘旨藜藜芥芳菜
荷依陰時藿向陽綠芡之香
白薤負霜於邑凜秋暑退亟
寒注液雨新晴六合清朗太夫人
乃御板輿升輕軒畫覽玉箴
近周家團體以行和菜以芳室
常聯戴如菡萏病有瘳席長
筵列孫子柳垂陰車結軌陸稿
紫房水掛蘋鯉或宴于林玄
楔于泥昆弟斑白兒童稚齒稱
萬壽以敘觴咸一懼而一喜壽
觴葉慈和浮杯樂飲絲竹

趙孟頫（一二五—一三二二）為元代書法大家，以典雅書風著稱。此卷行楷書，凡五十六行，共六百二十七字，所書《間居賦》為西晉文學名家潘岳（二四七—三〇〇）以母病為由，辭官而寫，闡述仕途不如意被迫退居的心情寫照，文中退隱或仕宦的矛盾心情並陳。趙孟頫書法師承二王，兼採各家之長，熔鑄古今，此卷結構嚴密，規正端莊，方圓兼備，筆法變化多端，點畫使轉分明，以蒼勁厚重的筆力觀之，應是趙子昂晚年之作。誠如卷末曹溶（一六一—一六八五）所跋，此卷「用筆純師李北海，而運以姿秀，不詭過江家法，定為晚年合作」。顯示子昂師從晉唐名家，展現典正華美的姿態，且筆下全無南宋末的輕率書風。而這樣清新雅正的風格，正是元代書壇中趙孟頫復古臨古努

春陰謝陽施天子有事于柴
 燎以郊祀而展義張鈞天之廣
 樂備千宗之萬騎服振以齊
 玄管秋而益吹煌乎存乎
 首禮容之仕親而王制之巨為
 山西學齋列雙字如一右近團
 宵左納良逸祁生徒濟儒術
 或升之堂或入之室教無常師
 道在則是故賢士投紋名王懷
 璽訓若風行應如草靡此里
 仁所以為美益母仁以三德也
 爰定我居築室穿池長楊暎
 沿芳樹籬遊鱗澆澗齒苗
 敷披竹木蕭蕩靈果菜羹張
 公大谷之黍梁侯烏枏之柘周
 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之李鹿
 不單植三槐表櫻胡之芡二棠曜
 丹白之色石榴蒲桃之珍磊落蔓

騷雅之起舞於音高舞人
 生安樂孰知其他退求己而自
 省信用薄而才劣奉周任之核
 言敢陳力而就列裝陋身之不
 保尚奚擬於明哲仰衆妙而
 絕里終位游以善拙

王昂

趙文敏在元朝甚被寵遇海歷中
 外勤於職事晏息水鼎道官日
 較短其書閒居賦得無倦於仕進
 寄善醴之思歟用筆就師李北海
 而運以妥秀不託過江家法定為晚
 年合作

倦圃老人曹溶

力下的偉大成就。

卷上無年款，然而一件藏於日本由趙氏所書〈汲黯傳〉或許可以提供年代上的參考。潘岳於〈閒居賦〉並序開頭說明因讀〈汲黯傳〉有感而發，汲黯是西漢武帝時直諫匡君的諍臣，正因為其直言無懼反而沉浮於宦途，也曾罷官隱居。似乎潘岳藉由汲黯的遭遇投射出自己對於仕途不如意的情緒，而作〈閒居賦〉。延祐七年（一三二〇）告老還鄉的趙孟頫用小楷書〈汲黯傳〉，時年六十六歲。作書〈汲黯傳〉極可能是受潘岳〈閒居賦〉並序的影響，更有可能是寫〈閒居賦〉後對仕途一身的情感抒發，兩者之間應有所關連。因此將趙孟頫書〈閒居賦〉訂為晚年之作，是合理推論，且以書法風格來看，此卷當為趙氏暮年之作。趙子昂以宋朝宗室而仕宦於元，對於仕途的點滴感受應來得更為強烈，而在退隱之後，藉由書法上與古人詩賦的唱和或許能略抒己懷。

侯怡利

元 鮮于樞 透光古鏡歌

今誰子
後曩誰

冊 紙本 楷書
縱三〇 橫十九公分
故書〇〇一六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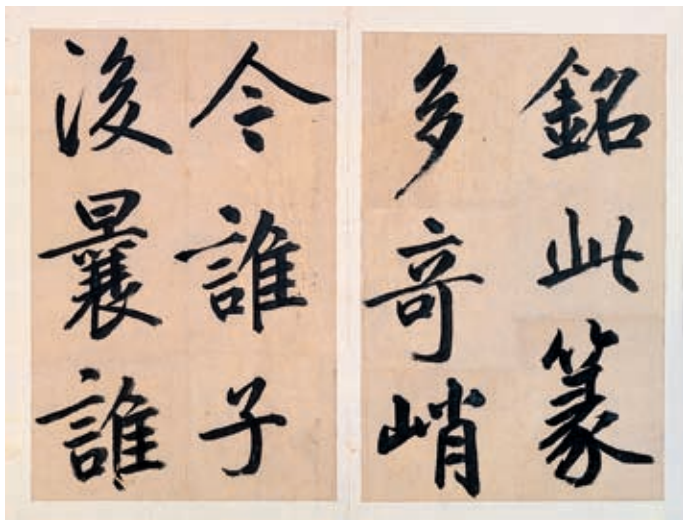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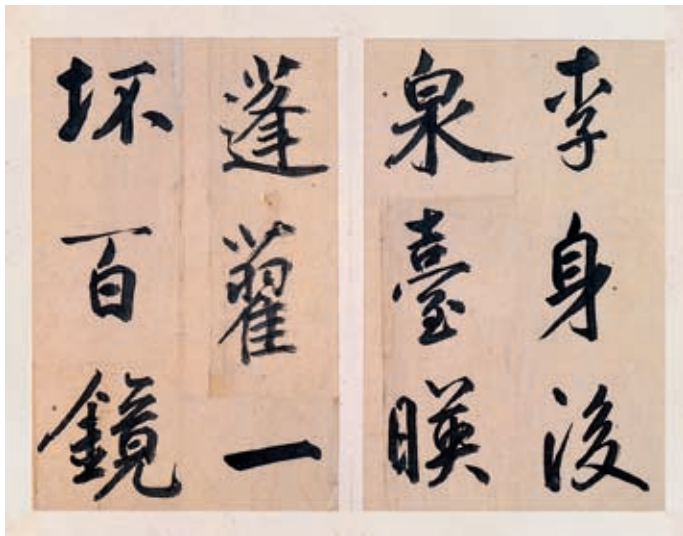


鮮于樞字伯幾，別號困學民、虎林隱吏、直寄道人，河北漁陽人（今天津薊縣）。南宋理宗淳祐六年（一二四六）生於山東東昌，元成宗大德六年（一三〇二）卒於杭州，享年五十七歲。鮮于樞為人真率，氣度豪邁，初任路吏，繼

遷兩浙轉運司經歷。四十六歲左右一度歸隱杭州，潛心讀書。其後再度出仕，擔任江浙行省都事、浙東宣慰司都事等職，有《困學齋詩集》、《困學齋雜錄》、《紙箋譜》等著作流傳於世。

鮮于樞喜歡收藏古物書

畫，《困學齋雜錄》中記述所藏有漢鏡兩方，其一為透光鏡。透光鏡非比尋常，當日光照射鏡面時，鏡背花紋同時隱約可見。或許出於珍惜這段古物緣，特別書錄《透光古鏡歌》，但也可能兼有託物比興的用意。古鏡歌原是金代麻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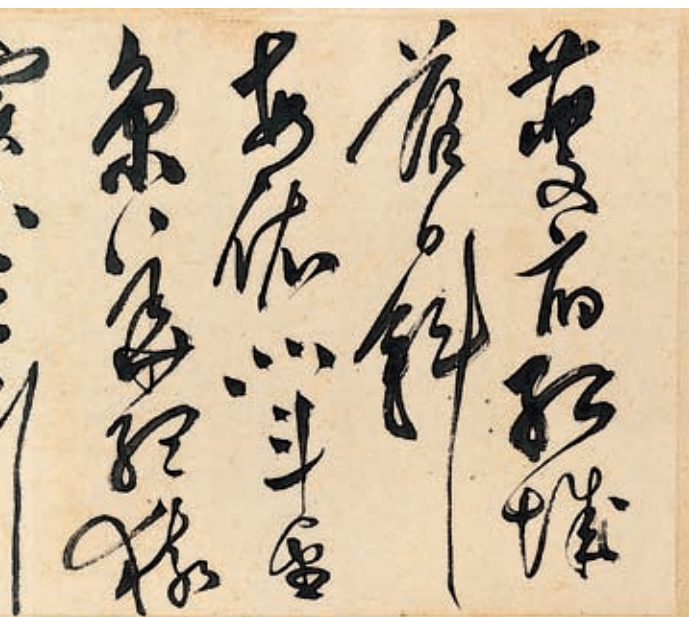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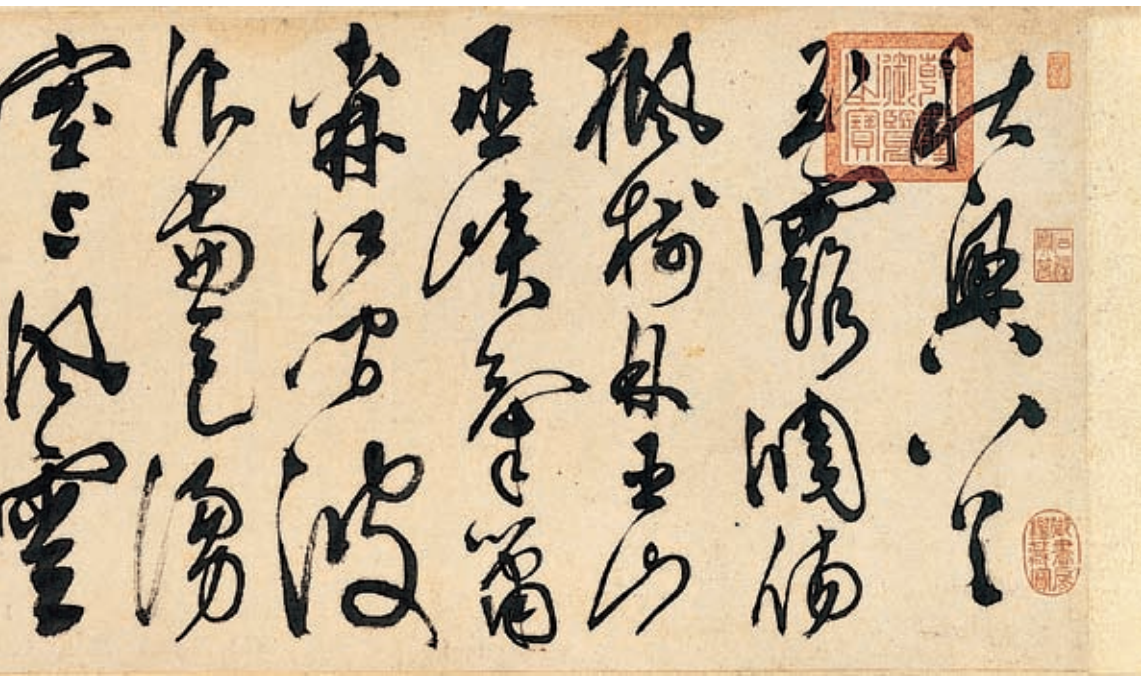


疇（一一七四—一二三二）為好友張伯玉而作，原題：「賦伯玉透光鏡」，全文三十二句，載於元好問《中州集》第六卷。鮮于之作僅錄二十四句，缺少原文末段八句，少數字句與原文且有出入。由於書後有鮮于用印卻無名款，並且偶見接裱的痕跡，張珩（一九一五—一九六三）先生因此推測原先可能書成手卷，後人改裝成冊頁，以致於文句

脫失。若據現存書畫著錄考察，清代胡敬（一七六九—一八四五）《西清筍記》登錄此作時，所見與目前冊頁狀況相同，可知進入清宮收藏之際已然改裝。
鮮于書法師承姚樞（一一二〇—一二七八）、張天錫，復與趙孟頫、周密等人切磋往還，良師益友同時輔以臨池功夫，楷行草書在元代已得到時人的肯定。此幅古鏡歌

楷中帶行，體勢開張，有《瘞鶴銘》、《鄭羲下碑》的風致；筆法則融會虞世南、柳公權，自成一格。其中「鳳」、「龍」、「淪」等字，猶見北朝碑別字的寫法，足見書學取資廣博，從唐人上探漢魏古風。在元代書法復古的潮流中，鮮于書風以陽剛見長，為書壇引入一股勁力。 王競雄

明 陳淳 秋興詩



明中期蘇州地區人文薈萃，書法的發展成就斐然，「吳中三家」在書史上的地位深受世人肯定。近年來學界探討吳中書法的網絡日漸細密，三家以外濟濟多士，逐漸納入研究的課題，陳淳也在網羅之中。由於陳淳寫意花卉畫和草書的成就相當可觀，論者不乏考量『吳中四家』的說法，

有心繼三家之後再添一人。

陳淳字道復，別號白陽山人，中年之後以字行，又字復甫，江蘇蘇州人。據陳氏家譜記載，生於憲宗成化十九年（一四八三），世宗嘉靖廿三年（一五四四）去世，享年六十二歲。（若據墓誌記載，生年則為成化二十年。）陳淳早年從學文徵明，文、陳兩家誼屬世交，陳淳得入師門，文學藝事各方面都紮下穩定的基礎。若從書法來看，起初陳淳追隨文氏的步調，溫文儒雅，其後漸行漸遠，走向豪放縱逸之路。陳淳顏楷的根柢深厚，放筆作行草，奇縱變化，全然米芾的態勢。中年以後無心仕宦回歸鄉里，書畫日有進境，大草書天機靈動，讓人感受到陳淳追尋自我，通過持續的段練功夫，自然將才性發揮得淋

白陽山
大道心

一五四四
卷 紙本 草書
縱三四 橫一〇五五公分
故書〇〇一一八

接地陰集
華富軍地
上原野中一
紫在國
心在石
佳乃天白
帝坤為之
善能

後身文靈
月極下
右手體連
伏枕少梅
物塔後如
加語者空
集前月
心坤河
善探毛

瀉盡致。

這卷大草書寫錄杜甫秋興八首，是陳淳去世之前的佳作，字裏行間真氣瀾漫，沒有絲毫衰頹的感覺。其中結字或大或小參差變化，體勢左右揖讓，彷彿成於有意無意之間。陳淳用筆靈活，在大草書中尤覺精彩，牽絲細勁處似斷還連，敏銳地掌握筆尖與紙張接觸時的運作，使點畫前後相續的韻律，透過牽絲綿延引渡，悠然迴盪在整個結構空間裏。陳淳有時或多或少參取黃庭堅、祝允明的經驗，如第二首「每依北斗望京華」，句中「北」字以四點成形，跳脫草法的規律，善用點的旋律活絡結構空間。如果從另一個角度看陳淳的大草書，除了吐露個人情性之外，同時反映明人書法有得於宋人的啟發，書法發展的連續性往往經時光流轉之後顯現出脈絡來。

王競雄